



鞋千层,爱无底

□熊荟蓉(湖北天门)

得知雨雪要来的消息,我赶紧给儿子打电话,提醒他穿厚点别着凉,尤其叮嘱他要穿皮靴,因为寒从脚底来。放下电话,惊觉自己的双脚凉飕飕的,再看脚上价值不菲却并不保暖的绒靴时,突然记起小时候的棉靴,记起母亲做的千层底来。

我母亲有一手做鞋的好手艺。我家和外婆家的三代人,穿的都是我母亲做的鞋子。

每年六月初六“龙晒衣”的日子,母亲总要把旧衣破衫整理出一大筐,用剪刀裁成一条条、一块块不同形状的布片,然后用刷子往门板上刷浆糊。刷一遍糨糊,就拿来布片在门板上均匀地贴一层。再刷一遍,再贴一层。一般都要贴六层以上,这叫千层布。暴晒几天后的千层布,用鞋样量过,裹上白边,就用来纳鞋底。

纳鞋底也是有讲究的。粗心大意的人针脚混乱不均匀,鞋底纳得不结实。母亲纳的鞋底针脚绵密又匀称,线路美观又耐穿。左邻右舍经常来向她请教,并讨取鞋样,母亲总是笑脸迎人,主动帮人剪裁鞋样。

母亲的鞋底纳得密实,鞋面做得精美。她给父亲和弟弟做的布鞋,一般是松紧口,而给我做的从不单色,要么用对比色镶边,要么在鞋背上绣花。有一次,她还别出心裁用蓝绿相间的条纹布,给我做了双浅口布鞋,鞋头打了两个蝴蝶结。我穿着这双鞋上学,不知引来了多少羡慕的目光。

大年三十的晚上,我们吃过年夜饭,洗了大澡,最高兴的就是换上新衣,穿上新鞋了。一双黑色的灯芯绒面子、镶着毛边的新棉靴,穿在脚上暖乎乎的。在噼噼啪啪、噼噼啪啪的鞭炮声中,我们踏着新棉靴,不知有多多惬意!

那个年代,新棉靴和新衣裳一样,是过年的专属品。为了赶在年前给每位家庭成员做出一双新棉靴,妈妈每天都加班加点,点灯熬夜,挤出一切空闲时间纳鞋底、粘鞋面、上鞋帮。

我家老少六人,加上外婆家七人,每年二十多双布鞋棉靴,全压在母亲一人的手上。她几乎完全没有闲暇的时光,白天忙里忙外,晚上,就在煤油灯下做鞋。眼睛熬得通红,鼻孔熏得黢黑。如豆的灯光,母亲飞针走线的身影,还有那麻线被拉拽的沙声,是我童年最深刻的记忆。

在我们老家,女儿出嫁后的第二天,娘家要给她送花篮。竹篾或者柳条编制的篮子里,放两双母亲做的千层底布鞋,寓意女儿从此能步步平安。我结婚时,其实已经不流行这个了,但母亲仍然给我做了两双绣花布鞋。我嫌老土,一直不穿。后来得了脚气病,医生建议穿布鞋,我才拿出来。许是母爱护佑,两双鞋子穿旧了,我的脚气病也好了。

如今,母亲已离开我三年多了,再没有谁提醒我添衣,再没有谁寒夜为我做鞋了。但母爱不灭,我用她给的声音,传递母爱;用她暖过的双脚,踏实走路。我是千层底铺出来的农民的女儿,我知道一针一线的甘难辛苦,也珍惜一丝一缕的绵绵深情。

@——投/稿/邮/箱

ycby2013@qq.com

晒暖儿

□郑传省(安徽阜阳)

一轮红着脸膛的日头慢慢爬上光秃秃的树梢,村外的麦苗上覆着一层寒霜。日头渐渐加强了热力,井台上昨夜结的一层薄冰悄悄地融化了。又一个冬天如约而至。吃过早饭,洗刷干净,三三两两的人们便搬个小凳子,在明媚的阳光下,背靠着被风雨侵蚀得斑斑驳驳的墙,或叙话拉呱,或闭目养神。在冬天,再也没有比在温暖的日头下身心放松地晒暖儿更惬意、更滋润的事儿了。

为了挣到养家糊口的票子,村里的青壮年大多出外打工了,此时剩下的都是满脸皱纹、白发苍苍、步履蹒跚的白头老婆婆。老头们聚在一起,抽着廉价的香烟,在烟雾缭绕中聊着秋季的收成。老张说

今年他家的玉米要不是因为种得太稠而倒伏,亩产最少也得一千斤。老李说那能怪谁呢,只怪你太贪心,光想着多打点儿。老张听了似乎有点不高兴,撇撇嘴说谁种庄稼不想多打点儿?娶不到好妻一辈子,种不到好庄稼一季子,大不了下一年我种稀点儿,我就不信玉米还能倒?一撮毛老爹岔开了话题,扯到前些天“老”了的孙老子,说他真是上辈子积了德了,得了病没受一点儿罪就“老”了。老头们听了都点头称是,说自己若是也能像孙老子那样“老”掉也不赖。老话说,人生七十古来稀,他们都活到了七八十岁,已经稳赚不赔了,哪怕明个儿就“老”了,也不害怕。用一撮毛老

爹常说的话形容,就是“权当回姥姥家去啦”。

老婆婆们聚在一起,一边做着针线活儿,一边晒着日头。几十年的人生阅历和道听途说,让她们的大脑子里有无尽的聊天素材。她们或窃窃私语,或叽叽喳喳,无所不谈,聊聊东家长西家短,似乎总有说不完的话题,仿佛每个人都能成为她们的谈论对象。几条老狗也眯缝着眼睛卧在老人的身旁,一会儿工夫便进入了梦境。天地间没有一丝儿风,只有温柔的阳光静静地流淌,如果不是光秃秃的树木显示现在已是冬天,还以为置身在阳光明媚的春天里。

我喜欢在冬日的午后带上一本书,静静地坐在阳光

下,细细地品读。温柔的阳光金粉一样铺天盖地洒下来,沐浴在阳光下,心情也变得格外明媚起来。后来,我索性合上书本,闭上眼睛,什么也不想,什么也不做,只静静地感受着阳光的抚摸,任时间在身边流淌,任思绪在天地间漫无边际地自由飞翔。

冬天的日头像一位手法高明的按摩师,用一双神奇而无形的手,抚慰着每一个辛苦而忙碌的人,让劳作已久的身心得到尽情的放松。如果你有时间,在这个萧索的冬季,不妨放下一切缠身的俗事,搬个小凳子,背靠着面墙,享受一下阳光的沐浴和洗礼,你会觉得冬天不仅仅是寒冷刺骨的,她其实也有温情慈祥的一面。

一朵雪花的暖

□丁迎新(安徽舒城)

很小的时候,我对漫天飘飘洒洒的雪花十分好奇。冬天,一年里最寒冷的季节,山瘦了,草枯了,动物们或冬眠或取暖,无不以各自的方式躲避寒冷的侵袭。偏偏雪花不是,于漫天里妩媚地盛开。

那可是绽放的花呀,美丽晶莹的花、高洁纯净的花、世间没有的花。是天宫里的仙女即将下凡,还是天宫里有什么盛大的喜事?是为天地间喜结良缘而贺,还是万物萌发前的召唤仪式?

答案是不可能有的,只能久久地仰望,痴痴地遐想。一次次努力着捻起小小的一片,或指尖,或掌心,细心呵护的程度胜似初恋时的朦胧爱意。还没看清美丽的容颜,它就可怜地以泪水的形式凋谢了。它哭了,我则好一番罪恶感。几番努力、几番罪恶之后,再不敢轻易地触碰,只能远远地欣赏了,但想象不可扼制。因为美美的想象,对冬的寒冷开始不屑一顾,反觉出一种暖。

原来,想象也可以是一种暖。

那样的严寒,万物莫不躲避以求暖,为生存而积蓄能量。可雪花,却敞开怀抱,舒肢展臂,轻舞飞扬,以绽放的姿态拥抱世界,缤纷天地。它是独一无二的精灵,于恶劣之境中奋起,在残酷之态下微笑,冬因此而生机,寒因此而振作,暖如暗夜之灯,刺破黑暗醒了梦。

那三两孩童蹲在雪地里,雪,因想象而不停变换角色。一会儿是可爱的宝宝陪他聊天玩耍,一会儿是憨态可掬的老爷爷笑呵呵地乐,一会儿是笨笨的熊猫东张西望,一会儿是雪球滚滚开辟通路。通红的小手,像火焰在燃烧,暖了自己,也暖了大人的视野和冷寂的天地。快乐也可以是一种暖。

那红衣花帽的青年男女,相依相偎着走来。一团雪塞进脖颈,奔跑和追赶,滚在了一起,笑在了一起;不停地变换姿势,咔嚓连连,有你有我,

还有雪。雪落如诗,为他们的爱情伴奏,哪来的寒意?甜蜜也可以是一种暖。

那一门心思苦读的学子,春也如此,冬也依然。只见衣物的增减,执着的目光不曾偏移目标和书本,或朗朗上口,与晨鸟争鸣;或伏案夜读,与月相伴;或小径漫步,书卷随行。雪顽皮地跳跃在字里行间,于赤热目光里化为梦境的一瓣,一路前行。奋斗也可以是一种暖。

那白发似雪的老人,所有的衣物裹紧岁月的沧桑,却并不满足于窗台和门口的瞩目。你搀着我,我扶着你,在拐杖的支持下,相互依偎,蹒跚前行。滞重的步伐里,盛满浓情;紧紧相握的手,传递爱意;走不动了,就站站;枝头拂下雪花飘洒,浑浊的目光闪耀出久违的光亮。同行数十度光阴,无论炎夏还是冬寒,无论劳作还是闲暇,身在同路,心更相伴而行。同行也可以是一种暖。

那万千路途,不乏失意的

身影,有沮丧,有悲痛,有困惑,有沉思。路在脚下,可举足何方?清泉的洗濯,卸去厚重的尘埃;飞鸟的行迹,拉伸长长的遥望;暗夜的灯火,照耀孤寂的心房;即使一朵雪花的问候,也能把希望和力量传递。微笑也可以是一种暖。

那些忙碌的身影,四季常青。或工地,或田间,或道路,或哨所,汗水如衣,贴身常穿,催生了楼宇,拔节了庄稼,畅通了归途,捍卫了安宁。忙碌,是一根线,串起岁月,闪耀在晨昏。汗水是年月日的注脚,汇成奔流不息的河,逼视太阳,永不枯竭。汗水也可以是一种暖。

难怪,雪会选择花的姿态,锁定天寒地冻之日盛大开放。难怪,诸多生命锲而不舍地追逐想象、快乐、甜蜜、奋斗、同行、微笑和汗水。一朵料峭的雪花,尚且有暖,何况与生命不离不弃的万事万物?

暖,就是起点,如草,以绿的方式醒来,然后茁壮成长!